

優等獎

## 三隻猴子

魏執揚

大樓橫在他住的公寓前方，微弱的晨曦將大樓的影子映得渙散，像個徹夜未歸的酒鬼。清晨是流水日常裡不常瞥見的縫隙——路燈趕在日光更耀眼前替街景綻放最後一束光，樹梢傳來抖擻的蟬鳴，枝幹彷彿長滿聲帶；清道婦在稀疏的車流間清掃，落葉不歸根，塑膠袋隨風倏忽飄起，尿漬狗便菸蒂瓶蓋嘔吐物鋁箔包，她禪者入定般目光朝前，一帶便是一天地。傾斜的光線從窗縫篩進房內，將懸浮於空中的塵埃照得無所遁形，室內滿布著一日之初應有的寂靜，他撥開額頭上濡濕的頭髮，額上早已沁出一層汗，昨夜假寐時又恍惚地進入夢鄉，淺眠多夢的他總睡不安穩，大清早便因尿意醒轉，在床上側身反復，盯著床頭鬧鐘發亮的螢光綠指針推移，最後不甘願地掀被起身，從床尾的衣堆中撈了件皺痛的襯衫，半套上後讓電風扇朝著肚子運轉。他呆坐在床邊，連綴著未竟的夢，依稀有頭駱駝昂首於廣闊無垠的沙漠中，塵土飛揚如瀑，他看見自己坐在駝峰間，隨著駱駝靜穆地緩步前行，此外無更多細節，視線遠端的地平線也沒有海市蜃樓。

摸黑尋電源，開關周圍覆蓋著搜索時遺留的指印，進廁盥洗後敞開廁門，扭開牙膏蓋時他憶起有件事待處理，剛甦醒的腦袋尚在暖機，想不起來毫無頭緒，他並未察覺腦筋日益遲鈍的事實。牙膏黏住一隻飛蚊，他將一小坨牙膏挖除，咕嚕咕嚕漱口刷牙，刷舌苔時乾嘔連連，他痛恨牙刷侵入口腔深處的反胃感，吐掉泡沫後扯

下拉鍊小解，他習慣在洗手檯泌尿，高度剛好，馬桶太低了，半夜起身如廁總瞄不準，女兒襁褓時他仍血氣方剛，硬挺的尿液四處噴濺，常惹得妻嫌廁所有尿騷味，他總胡謔是尿布的臭味。銘望著鏡中的臉東瞧西看，將殘留的鬍渣刮除，撥掉眼尾被眼油黏住的乾硬眼屎，眼下垂掛著惺忪浮腫的眼袋，臉頰略微鬆弛並覆蓋著一層油光，還有腰間隨著代謝遲緩而堆疊的贅肉，這些歲月的積累他看在眼裡沒掛心上，手腕的舊疤上堆疊著結痂的新傷，扭開水龍頭，將尿液和睡意隨著泡沫一併沖下。仍然沒想起那件未完成的事是什麼。

他環顧四周。退伍後縮衣節食牙根緊咬了八年才攢足頭期款，三房兩廳雙衛浴，月付二萬八，當時他的薪水扣完勞健保後還不足五萬，與數個房仲兜轉了不下百間房，從鋼筋混泥土的大廈到裝潢美侖美奐卻疑似海砂屋的華廈，從高貴不貴的蛋黃區奔波到離塵不離城的郊區，不能路衝不要無尾巷最好邊間採光，優質學區百萬裝潢溫馨成家，學校公園市場徒步五分鐘一卡皮箱入住，他房屋日夜晴雨和凶宅網各看一次，收訂斡旋殺價後比較銀行貸款利率，繳齊印花稅契稅土地增值稅規費書狀費後入住這幢老公寓。老房壁癌猖獗得像幅無色階的水墨抽象畫，油漆脫落如雪花飄散於地，浴廁的管線老舊滲水，敲掉格局重新裝潢並將三房改成兩房，僅預留一房讓小孩住，妻不想生小孩，她怕身材走樣怕妊娠紋怕漏尿。「你要花錢讓我抽脂嗎？」他內心琢磨老後不也如此並暗中複述一遍，裝潢的費用是妻先墊付的。新屋步行至捷運站十分鐘，早上六點半起床，賴床餘裕五分鐘，七點準時西裝筆挺出門。「吳建銘你快一點我要洗頭髮！」尖銳的吼叫從門縫間模糊地傳來，他擤掉鼻涕，拿蓮蓬頭將殘留在洗手檯邊緣的尿漬沖掉。

比他晚起的妻已備妥早餐，不外乎燒餅油條或漢堡蛋餅，醬油漬美乃滋，麵包屑芝麻粒，沾附著蛋殼的荷包蛋，他面有難色地將殘留著些許蛋白的蛋殼撥掉。女兒手握燒餅坐在桌子另一端，妻坐在他側邊，三人各自咀嚼口腔裡的食物與沉默。妻將頭上裹著的毛巾卸下，額前披掛著數縷濕漉漉的髮絲，她不習慣在廁所吹髮，

覆蓋在鏡子上的薄霧讓她看不清鏡中的自己，抹掉水氣後的鏡子照起來雖有朦朧美，但鏡中反射出的倒影會顯老，他不解妻矛盾的話語也不以為意，他極具體她極抽象，女人一直捍衛著許多他深感困惑的堅持。妻放大量對他叨絮著，吹風機轟隆的聲音干擾他們的對話。「妳說什麼？」他摀住哈欠。「洗手檯上的鬍渣清乾淨，記得把牙膏蓋子關上，你尿完是不是都沒有沖水？」

他沒回話，夾起蛋餅塞進嘴裡，左手指尖往掌心攢了一下，早餐疲懶散漫，他也是。他牽起睡眠迷茫的女兒與疏於保養已稍微龜裂的牛皮公事包離開餐桌，出門前先替窗邊的植物澆水，順著窗戶望向對面公寓的陽臺，一隻拉不拉多犬正趴在陽臺上酣睡。難怪大家都說真是好狗命，狗茶來張口飯來仍是張口，妻不打算生育時本來計畫養寵物，但他對貓狗都沒太多好感，狗過於黏膩貓太冷漠，愛貓的妻反駁貓是驕矜的動物，生性本來就淡然懶散，他卻覺得貓總是在打量人類會給他什麼好處，索性便種了兩盆不冷不熱的白水和琴葉榕讓妻打發時間，植物一翻兩瞪眼，餓了不吵食畢不排泄，僅偶爾會衍生些蟲蚋。昊昊在他身旁穿鞋，鞋帶綁得不甚順手表情有些彆扭，他蹲下幫女兒繫好鞋帶，將高低不齊的襪子拉至等高，妻上班的地點和女兒的學校不同方向，上班前帶女兒上學是他每日的首要任務。下樓，按開鐵門，從郵箱抽出數張鮮豔的廣告紙，附有扁薄包裝面紙的髮廊折價券與百貨公司化妝品促銷型錄，夾雜三兩張新成屋和房仲業的傳單，腦中靈光一閃，待辦事項原來是轉帳。房貸是男人的月事，他二十二年後停經。

出門後的他目光灼灼地與人偽善，別鶴立雞群，不想拔高後俯視一群雞。他案牘又勞形，家成未立業，時間一路筆直，生命日益峰迴與路轉，高血壓膽固醇和牙周病紛至沓來，輪番上陣的保險費水電費和各式稅單拉朽又摧枯地搜刮他，除了帳單準確記住他的姓名外，沒人記得他的全名，他是健民建明偶爾是健明建民。見獵不心喜，旁人的虛張都在聲勢，他心中有溝壑，跋涉山丘空谷回音，拒絕是他抵達的途徑，他的渴望就是其實

他不需要，他最大的本事是不動聲色，少話是他的語言，以喧嘩的靜默代替言說。不提亦無謂放下，能分辨假裝精光的蠢蛋和偽裝愚笨的明眼人，忽略出於善意的騙和實為惡意的瞞，這樣既不正確，但也不易出錯。他喜歡畫地限制自己，他不解為何書本總大聲疾呼要眾人捨棄披荊斬棘方抵達的舒適圈，他的父母都不是重要的人，他也只會是無關緊要的配角，沒晉升主角也未淪落跑龍套，現實中他驕矜又卑微，他是建銘他是賤民，並謹記在無禮的客戶掛上電話三秒後，才從嘴巴吐出低聲的咒罵，嘖。

而女兒比他更寡言，沒有同齡女孩慣有的聒噪，這樣也好，喋喋不休的人太多了。妻只想生一個孩子，最好是男孩，省得拚第二胎。日漸上軌的一胎化，獨生女和獨生子的後代不會有姨舅叔伯，也沒有姑嫂妯娌，遑論堂表甥姪，人情不必開枝散葉，不需互相探病送果，臍帶一斷便俐落得人清氣爽，情深義重只是負債，親戚間禮數的借貸總難以平衡清算。但世情哪能這麼便宜行事。

妻懷孕後，他心中除了殷切期盼新生命到來的緊張心情，更訝異於繁瑣的前置作業，所幸各種疾病的檢驗陸續過關，接連絨毛取樣、羊膜穿刺、德國麻疹抗體和母血唐氏症，等待結果時他憶起過往高中生物課觀賞過的猴子生產影片，侏儒身高的生物老師邊講解生物繁衍的起源，激動提起第二個兒子沒有遺傳到他的基因，此時投影片上的畫面進行到老母猴從臨盆母猴的肚中抽拉出幼猴，而後熟練迅速地扯斷臍帶並撥除胎膜，覆蓋著黏稠羊水的皺癩幼猴躍然眼前，他至今猶記得生物老師眼中驕傲的神情，彷彿自己便是經驗老道的老母猴。但他缺少產婆替人接生而積聚的福報，畢業後隔年便因免疫力低弱併發先天性心臟病而辭世了。他當老師最大的目的便是教導孩童對侏儒的誤解，軟管發育不全與下丘腦生長激素不足，他常自嘲四肢短小下體更小，說完後哈哈大笑，笑聲比誰都開朗響亮。

按時產檢不代表高枕無憂。妻在懷孕二十九週的產檢時血壓飆高，子癲前症，俗稱妊娠毒血症，當機立斷

住院安胎。「嬰兒會有黃疸呼吸窘迫症視網膜病變或敗血症，如果胎盤過早剝離，嚴重的話母女只能擇一。」醫生操著沉穩的口音精確地講解各種專業術語，他心中惶惶然，腦袋飄進醫生刻意避開的死字。上週還偕同妻測胎動，隔著肚皮的胎兒沒太大動靜，伸手踢腿文謫謫，兩人相視而笑：「是個內向害羞的小女孩呢！」隔週他坐在待產的妻臥躺的病床旁，嚴重水腫的妻持續淚眼汪汪他勉強甜言以對，分娩時他在產房外翹來踱去，心急如焚地瞪著度秒如年的手錶，而時間依舊無聲地走得分毫不差。病房內外沒有機鋒或譏諷，只有唉鳴與哀憫。逢九不慶生，否極泰遲來，妻二十九歲那年剖腹生下九百餘克的女兒。那天是再尋常不過的一月四號，狂歡躁動的年尾剛褪去的一元復始，窗外鎮日的細雨斷續零零地沿著屋簷落下，如泣如訴滴答滴答。

中途不時有各方舊友來電詢問女兒狀況，對病情表達他已感到疲乏的關切與同情，幾次掛斷善意的電話後，他心中都有個微小但篤定的聲音，告誡自己別再勉強這段友誼了。味同嚼蠟的過往沒有必要重提，新的話題多半環繞著工作，他不想偽裝熱切關心誰的下落或誰跳槽到哪，畢業後十餘年過去，有人出家有人出殯，誰離婚了誰再婚了，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難關和難堪，落魄的打來要裝窮，發達的開口調度前先別急著跟他比闊，世情習於錦上添花誰在隆冬送你炭，這通電話讓彼此知道對方仍蟄伏在島上的某個他方便已足夠，他更厭倦碰面時的故作熱絡與閒聊後的無話可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大家暗巷巧遇抽根菸，點頭後擋個火，風好大喔點不著，對話有一搭沒一搭，抽完各自再煙灰紛紛飄散。

女兒出世後與接回家照料的那段時日，他記不清也不敢回憶了，日子在妻與母兵荒馬亂的對峙中緩慢前進，兩人齟齬和皺紋日漸俱增，他不想介入女人間的戰爭，恰巧公司適逢焦頭爛額的轉型期，便放任她倆挑別糾正對方，從來都是女人在為難女人，各自向他抱怨時再告以此服貼舒坦的安慰。唯獨女兒怯戰，沉穩安靜得像個屏氣凝神的伏兵，冷眼旁觀與她無涉的婆媳之爭。女兒也並非真的寡言，牙牙學語時如常呀阿嗚啊，但對



電話與門鈴的聲響毫無好奇的反應，幾次驚雷大作亦不見女兒臉上有驚嚇的表情，長輩無不讚嘆女兒的淡定沉著，他心中不無懷疑但旋即被排山倒海而來的日常瑣碎給淹沒。直到女兒兩歲時依舊構音不良，疊音的媽媽或乞食的ㄇㄚㄇㄚ喊得搖搖欲墜，他便牽著女兒返回先前頻繁進出的醫院，進行聽性腦幹誘發反射檢查。在診療室外等待檢查結果時，他啃咬著指甲排解久候的憂慮，望著日光燈掩映投射下的慘白長廊，交談和鞋跟的回音此起彼落，焦急的恐懼伴隨著刺鼻的消毒水味襲來，他討厭進醫院，諸多繼往開來的新生與更多前仆後繼的亡滅，欣喜的盼望與悲慟的缺憾並陳的弔詭場域。醫生推門而出，維持著熟悉的扼要措詞與惘倦表情，右耳聽力損失達九十分貝以上，極重度聽障。禍患多雙行，他交環身後的雙手微微顫抖，緊握住被啃掉半截的指甲往掌心使勁一握。手邊當然沒有七龍珠或神燈。

母親對妻生下聽障的女兒很不能諒解，認為孫女被莫名的魑魅魍魎煞到，一家老少曾到住家附近的傳統宮廟請示收驚。廟宇藏匿在人煙罕至的無尾巷內。

門扉大開，數十信徒雙手合掌散坐在尋常民家的客廳裡，氤氳繚繞且滿室生香。

神龕旁有一名女助手，她將被酒噴灑的令旗交予乩童，他左手執黃旗，右手揮玄虛，表情時而肅穆時而虔誠時而頓悟透澈，雙腳腳踏著不規律的步伐，來回察看審視，嘴巴唸唸有詞恍若正通達天機，他身旁的法器架上豎立著七星劍、狼牙棒、鯊魚劍，不時更換著劍棍在徬徨的眾人頭上虛晃，彷彿玄妙的天啟他再三拜請神明後皆能參悟，運命生死與虛空禍福究竟是南柯一夢。他懸起蘸滿殷紅墨水的毛筆，虎虎生風地在黃符紙上撇捺著歪斜咒語，寫畢信手一撚騰至燭上，燃燒殆盡後將灰燼倒至女助手端捧的碗盆，分送給來者一飲而盡。他從不過問蜂擁而至的信眾任何原委，不論是化災解厄或定魄制煞，在他的地盤他就是神諭。

「都什麼年代了還這麼迷信？」外省家庭出身的妻始終站在門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那符水看起來好髒！」

「妳在外面的餐廳都不知道吃幾隻蟑螂腳下肚了。」

「你說什麼？」

「妳的理由都是苦衷，別人的理由都是藉口。」

「你怎麼比你媽還囉嗦？」

「妳們女人才碎唸。」

「剛好生個啞巴女兒給你！」妻氣憤的鞋跟踩得啪啪作響。

「她不是啞巴只是聽不太到。」他接手妻遞過來的女兒。

女兒也不是耳聾。但他仍得查詢啟聰學校的地址，他發現地圖上的上班地點在家和學校靠近中間的地方，順手拿尺一量，三個地點不偏不倚地連成一直線，他眉頭上揚驚訝路線的巧合，他就像自己從小便有莫名好感的火車，這三處將會是他未來生活圈的停靠站。他回憶首次搭火車回鄉下奶奶家的場景，候車時他按捺不住心中的雀躍，手中握著淺藍色硬卡紙式的車票，躍上每個車站皆停靠的普通號，普通號就像印度種姓制度的最底層，停在月臺邊等候自強號莒光號和復興號通過了才能行駛。車上有乘客將兩排綠皮座位轉成對向，面對面閒聊或打牌，老舊的電扇喀拉嘎拉地轉出熱風，車上長者腳邊擱著竹簍和扁擔，蔬菜和泥土濕潤的芬芳蔓延開來，白駒過隙歲月如梭，老叟駝著身軀隨著不規律的顛簸打盹，車廂晃盪一如步入夢境的搖籃。他將窗戶往上拉，和煦的風不斷從岩層溪澗與枝桠樹梢的縫隙間匯聚而來，他歡愉地趴在窗沿像條久未出遊的狗，窗外是陸續撤退的群樹和電線杆，間些夾雜著平交道跟山洞，更多的是不易瞥見的蟲聚與鳥散。孩童時他是遊戲的操控

者，但隨著年紀漸增，他卻被生活上單向行駛的路線給制約住了，他擔憂萬一某天自己也像普通號般停駛，女兒的終點站將會是何處？

晨去暮來年復一年，馬齒徒長的他漸明瞭所有人的終點站其實都一樣，有生在世大家都與眾相同——人生不過是場悲劇，而且還必須盡力演成喜劇。他沒有閒暇虛耗在感傷的情緒裡了，從醫院返家後他便著手申請殘障手冊與補助，拍大頭照時攝影師大喊著不要動喔，他心中琢磨女兒聽得見與否的同時，並在一旁奮力揮手吸引她的注意；配戴助聽器前先製作耳膜，一天讓她戴上數回先行適應耳邊往後將有外物，女兒溫順如昔毫無任何反抗，但此時的乖巧卻比任何乖張更令人惋惜。助聽器的種類分為耳道式耳內式耳掛式，細部功能不外乎聲音定位、降噪系統、消除雜音；孩童的耳道尚在發育，僅能選購最顯而易見的耳掛式；助聽器不過是耳朵的奶嘴，差別只在於是膚色以融入聽損者的雙耳。此外尚有人工電子耳的選項，先前醫生解釋電子耳即電子耳蝸，講解完眾多優點後望了他手上的山寨進口錶，比了個七的手勢時他以為費用是七萬，而後醫生緩緩脫口而出是七位數，政府補助三十萬亦即自費約七十萬，洗三溫暖般的七七七並未讓他蒙受幸運，步出醫院後便扯下充胖子的手錶，往停車場旁散生的草叢砸過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妻在知悉女兒是聽障後便開始上教會，他沒有跟進但他尊重任何形式的宗教，他要等到靈魂出竅的那一刻才決定他要追隨誰。女兒五歲時，妻假日便千里迢迢帶女兒至內湖的聽障基金會上課，進行學前的聽覺口語教學，基金會同時也安排讓家長參與的課程，例如聽損兒的社會福利資源和聽能復健管理等。上完課後她便暫住在東湖的娘家，隔日清早便帶著女兒上教會做主日禮拜。自從上教會後女兒便開始做噩夢了，她總在半夜驚醒，先是沒來由的大喊哭鬧與踢被擲枕，倦了便坐在床邊低聲啜泣，妻追問她夢的內容總是無語，以女兒的口語能力八成也表達不出夢境的兩成，理由不明，像隻受驚的獸，蜷縮在妻懷中嗚咽。



難道多夢也會遺傳嗎？夢的普遍性共識為反映內心被壓抑的渴求和慾望，他想不透五歲的小孩會有什麼壓力可言，女兒聽力雖不靈光，但全家人毫無保留給她竭盡所能的體貼和愛，雙耳亦隔絕外界的流言蜚語和指點批評。先前仍興奮期待即將到來的入學日，他早已添購一個佯稱聖誕禮物的嶄新書包，女兒將費心挑選的筆尺和橡皮擦塞進鉛筆盒，整理完後仰著小臉要他轉告聖誕老公公，她希望明年的禮物是一對不再悶熱與氧化的助聽器。「把拔，什麼是鈔零袋？」「鈔零袋是阿嬤用來裝鈔票和零錢的袋子。」他放慢速度，講得字正腔圓。速度放慢，仿音後的女兒也會講得字正腔圓。

妻認為女兒只是上學前的彆扭，並強調教會的牧師對懂事的女兒照顧有加。妻不懂他的悲觀，他不懂妻的樂觀，妻是從不聽語音指示直接按○或九轉專人接聽的直爽個性。粗枝大葉的她替女兒簽保單時不過目契約條款和法規，並在受益人處簽下女兒的名字；妻也不看他人臉色細微的起伏變化，獨生女的她自小養尊處優，缺少察言觀色的培養和環境；妻走路也不會警覺紅綠燈轉黃燈時的緩衝，依舊走得慢條斯理，她靠恃汽機車行車必須先禮讓路人，一回被搶黃燈右轉的司機撞上，腳裹石膏負傷在家躺了一個月。更糟的是女兒開始磨牙說夢話，夢境和現實情節相反，她在夢中無語，在現實生活中能侃侃而談嗎？不對，不應該是這樣，他抹掉細節，重新來過，去脈前必有來龍，肯定遺漏了什麼蛛絲馬跡，他腦中浮出一幕似曾相識的既視感。女兒半夜哭鬧讓家中陷入更多的爭執，妻意猶未盡他意興闌珊，妻口沫橫飛他口乾舌燥，夫妻床頭吵床尾也吵。

有什麼好吵的？什麼都可以吵。妻希望女兒就讀啟聰學校，覺得女兒就讀一般小學會被同學欺負，他卻認為國小學童尚不會有排擠的行為，搜尋之後發現啟聰學校在大稻埕附近，下了捷運後仍要轉車，距離他們住的淡水車程超過一個鐘頭，妻的公司八里，接送小孩上課將成為他往後每天的差事，先南下再北上到他位於士林的公司。母親再度加入戰局，私下向他告誡妻不該如此頻繁回娘家，妻假日兩天都不在家，買菜洗衣清掃居

家等家事皆落在母親的肩頭上，妻表明娘家的日常瑣事也是他的岳母獨自打理，他抽空也該分擔家事。妻希望他能辦理房貸增貸，她想讓女兒進行電子耳的手術卻不提費用分擔的部分，貸款是一家之主的他獨自負擔。「當初不是叫你別買車？進市區的路這麼塞你還不是只能搭捷運？」「當初不是叫你懷孕時別穿高跟鞋？妳如果自愛一點女兒會早產嗎？」「哭衰的喔那我要去哭給誰看？」妻哭了，和女兒輪夜落淚，他們曾約法三章不許在女兒面前大呼小叫，拔掉助聽器並熟睡的女兒無從聽見爭吵的細節。婚前兩人少有衝突，如今家如果是溫暖的避風港，陽臺便泊滿妻的鞋子。

他與妻從大學相識至今，彼時他們正值青春，擁有蹉跎掉也毫不感到虛擲的奢侈下午，一起走過筆直的街道，徬徨天真的年輕氣盛，妻踩著風姿綽約的高跟鞋，沿途略過發傳單排水孔和檳榔渣，步行得再遠她也不會喊腳痛，他們並肩走很多路，躊躇滿志天遼地闊，荷包乾癟而苦中作樂不值一毛錢。兩人皆嗜風，徐來的清風從妻的髮梢掠過，順著半透明的鎖骨而上，沒有凜冽沒有蕭瑟，再著痕跡地拂過妻頸頸白皙的弧度，衣袖晃盪如舞，妻轉身後風倏忽而下，掠過手臂後吹散指尖上一縷縷飄忽遲疑的煙，迤邐的煙如一幅秀逸飄渺的潑墨山水，而後隨著逐漸退隱的黃昏一同散逸在空氣裡。他對結髮十年的妻有種費解的情感，不是愛，更不是恨，也不是不愛不恨。應該愛比恨多一些，他臆測妻對他的態度也是如此，這些他不會提起妻亦不曾明說，有時恨會多於愛，當他在餐廳用餐完畢後抖擻著腳用手剔牙時，但餐廳其實並未提供牙籤；當妻又重複購買相同的衣服時，而另一件仍原封不動躺在衣櫃深處。他堪稱是個好丈夫，婚後多年他已能理解裸色不等於肉色，知道粉餅和蜜粉是不同的化妝品，但仍舊無法分辨B B霜和C C霜的差別，也不瞭解如何計算女人月事的安全期，女權風氣高漲下當然打不還手罵鮮還口，生完女兒便悉從妻便，結紮後也絲毫不感到懊悔。

黃昏的街景眾聲喧嘩，像一壺燒煮的開水，車陣代替鍋子鳴笛，城市始終停留在熾熱滾燙的沸點。他忘記

帶鑰匙了，早上閃躲妻的質問匆忙出門，比妻早出門的他不需上鎖，所以他常把鑰匙遺留在家裡。妻帶女兒至助聽器公司進行儀器保養，他呆望著電鈴旁的公告欄，角落黏著三兩張開鎖的小廣告，拿出手機時發現沒電了，也想不到住家附近何處有投幣式電話。他抬頭望著公寓外的牆面，某一塊外牆的二丁掛磁磚脫落殆盡，數根生鏽的鐵杆突圍岔出，磚縫裡爬滿雜草野花，散落的堅韌不拔；牆外垂掛著張牙舞爪的電線，沿著建築物不斷延伸，將天空切割成形狀各異的塊狀，胡亂翻飛的鳥禽點綴性地嵌在天際。他家就在這一排灰撲撲建築的某棟公寓的五樓，公寓毗鄰捱湊著，有時他在後陽臺扭轉瓦斯總開關時，另一端的張奶奶正在洗滌衣物；兩棟公寓間下方是逼仄的防火巷，偶爾尿急時他會在巷內小解，一回被一樓開後門潑水的陳婆婆撞見，她曖昧地瞟了他一眼旋即帶上門；三樓的王伯伯左手提著垃圾右手拎著滴湯汁的廚餘下樓，打聲招呼後他便氣喘吁吁地走上頂樓，扭開厚重鐵門，迎面吹來的微風讓他起了哆嗦，地上鋪著他補強漏水的釉綠色油漆，頭頂上加蓋著豬肝色的鐵皮屋頂。他斜倚在女兒牆小憩，被夕陽渲染的霞雲在觀音山腰際盤桓，遠處滿城鋼筋水泥的建築燈光錯落，沿著淡水河而棲的新落成大樓，屋內亮燈的比熄燈的比率還高。他和所有在都市謀生的人都被壓縮在鐵窗或氣密窗內，各式房屋像緊密併排的蜂窩。

夜晚陡升白日突降，一陣暈意隨著間斷的哈欠進攻而來，他索性便四肢一攤躺平在地上，卻不敢闔上雙眼，深怕一不小心又誤闖夢土，頹喪的眼皮卻敗兵般頻頻撤退。他看到清淺的月亮掛在半空，依稀瞥見在夜色掩護下的寥落星斗明滅閃爍，而他與妻看不見的是，自己精疲力竭的雙眼半掩，充滿血絲的眼神已無野心的渴求，而是透出揉雜著憤怒遺憾與無奈的渾沌，他的思緒藏在眼睛後端，光線透不過去，他雙手搓揉臉頰想舒緩疲倦，但遞補上來的仍是倦怠。更貼近事實的真相是他的心中有塊畸零地，那裡一片空盪，沒有太陽和樹蔭，缺少微風與落葉，荒蕪的百廢待舉與雜草蔓生，而最核心的那一塊則是抗拒，不曾獲得便無謂失去，不期不

待，年輕時他便質疑世上哪來這麼多風花雪月山盟，日常生活盡是油鹽和柴米，蔥薑與椒蒜，誰給你戀人絮語。夜涼如水，尖峰時刻的繁忙車流已消散大半，只剩某處後陽臺傳來鍋鏟煎炒的窸窣聲響和零星的窗戶開啟碰撞，一日的忙碌奔波讓他好想直接入睡，眼皮無意識地緊閉了。無罪無礙，歲月靜好，他步入久違的深沉夢鄉。但他沒有察覺眼皮反常地直跳。幅度和節奏像他喜愛的跳跳糖，大規模的顯而易見，小規模的包藏禍心，而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和智識看穿伯背後一目瞭然的動機與邪念。伯拿出一包跳跳糖便誘拐了他。

進來，這是伯開頭的假託。語氣急促，聲如洪鐘。伯是刀俎，他為魚肉。

暗渡陳倉，伯破敗老舊的房屋瀾漫著一股久聚不散的霉味，戲裡串戲，空氣中有不協調的韻律和極緩且慢的靜默在流淌，圖窮匕見，伯熱切貪婪的雙手順著他的腰際而上，褪去他的衣物與僵硬的羞愧，伯有些緊張但絕非生手，應已收山一陣子卻猶老驥伏櫪，撫在他光滑的背上，服在自身的慾望之下，伯的褲頭悄然褪至膝下。異物，霎時的侵入，短兵相接，伯起初軟硬兼施如今讓他吃軟不吃硬，他含蓄地含著，無火之焚，諸苦燒身五蘊熾盛，不見烈焰與炊煙，而他是濕柴，黝黑且膨脹抖動的蛹連同叢生的髮絲長驅直入，伯沙啞的聲帶發出成串鏽跡斑斑的低鳴，時間在無盡的喘息和纏繞間裹足不前，伯包裹在內裡的幼蟲蟄伏已久，它要羽化他要登仙它要破繭他即將而出，一股腥羶的白漿隨著斷裂的嘶吼噴射，劃過數條混亂的拋物線後，雜沓滴落在他的肩頰骨上，而後孵化出的成蟲又顫抖地再進入他溫濕的舌流連。輪到伯坐在床沿，拉著他的手順勢扯下他的褲子，伯的辯護是他自己脫的，半推半就下他便成為這場褻玩戲碼的臨演，伯粗糙的雙手在他光滑的臀部搓揉逡巡，他沒有抗拒，無法反擊，不教而殺謂之虐，他不求蛻變更乞求作繭自縛，伯熟練地舔舐逗弄他蠶寶寶般慘白綿軟的下體。伯語中無話他欲語還休，伯如鯁在喉他掩耳盜鈴，伯項莊舞劍他暗夜行路；意識的扞格流沙般緩慢塌陷，伯是矛他是盾，細碎的砂粒從他指中之隙漸次滑溜而散；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一波波錯置的空白和癢麻的酥軟從鼠蹊周圍隱約襲來，悠緩濃烈地移花接木復生藤竄葉，骨頭快化了，生澀犬馬難以擷抗色衰礙遲的伯，他淚眼婆娑雙拳緊縮，玷汙在無聲無息中持續染指。靜默四濺之際他的意識右顧左盼，靈魂從耳中悠晃至半空隔岸觀火，旁觀者清當局者濁，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似近實遠，若即若離。最後他撒尿在伯的嘴裡。

失禮，這是伯結尾的翻供。聲調微顫，細若蚊鳴。伯喜拾荒，他是敝屣。

夢境總在不該到來的時候降臨，在不該結束之際驚醒；該上演的時候怯場，該收尾之際拖棚。他不確定這是不是一個結束得恰到好處的夢，也不知道這場無妄之災是否是他噩夢連連的開端，失眠的夜長夢便多——夢見在柏青哥拉霸轉到千載難逢的七七七，螢幕上並非三個七而是三塊鮮嫩欲滴的速食店炸雞，掉下來的亦非錢幣而是為數眾多的炸雞，他邊啃邊吐，連皮帶肉的骨頭在腳邊堆疊成一座骨塚，而雞腿雞胸和雞翅仍源源不絕地掉落；夢見自己在屋宇間飛簷走壁，官兵捉強盜，在後方追跑的陌生人持續攔截吆喝與大氣不喘，他矯捷身手躲避來勢洶洶的追趕和撲敵，最終走投無路且手無寸鐵的他一躍而下，在觸地的前一刻瞬變成烏鴉突飛而去；夢見房間置中擺放著一張床，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尿急欲如廁，要下床時驚覺地上盡是毒蛇與螃蟹，尿意比情節更緊迫，他急得比鍋上的螞蟻還熱，所有的夢鄉慣常不響一聲，蛇蟹唬勢眈眈，他豐富的作夢經驗讓他知曉這僅是另一場夢，他早已練就任意轉置替換夢境的功力，別嚇唬我了。夢在適當的時點戛然而止，這回脫離夢境後的他如常汗水淋漓，下方一股濕熱，他又尿床了。他晦澀詭譎的夢時常在嘔吐時常在逃離更時常聚焦在惡貫滿盈的生殖器，魂不守舍的他躺在床上難解虛實，往牆壁猛力一搥，讓在夢境與現實的邊境遊蕩的意識抽離，而後再度闔上雙眼，盼能否夢到佛洛伊德前來替他解夢。

夢不必解，何況他有成千上百萬花筒般閃耀著情節各異的夢。事後他的餘生不變，轉變之中尚有其他無形



之物衍生。初期偶一為之的記憶重現仍會使他動彈不得，癡狂的解離感從背脊底部直竄而上，憂懼患病的疑慮糾纏，身體的關節彷彿在攣縮絞轉，如一具沒有魂魄與思緒支撐操控的傀儡，延宕在舞臺的半空懸而未決，他終於升格為主角了。逃離恐慌的途徑有許多形式——直到虎口被拍到毫無知覺後，他便擰布滿神經的大腿內側，用被他啃到快剩半截的指甲，扭轉時指尖亦隱隱作痛；如廁後洗手，肥皂總洗不淨骯髒的皮相，便順手拿起清理洗手檯的鋼刷，湊合地刷洗至皮綻血滲，再倒上決絕的酒精澈底消毒；面對熙來攘往的人群他總感到有股竊惶的窘迫緊掐住五臟六腑，便雙手交握於身後，指甲朝掌心奮力一壓。慾望壓過來時，他偶爾會爬到妻的床上，他們並未分房睡，雙人床上只擺了一張單人床墊，彈簧床的彈性會讓他連結過往如坐針氈的齷齪記憶，他硬時滾軟床，軟時回硬床，翻滾的次數屈指可數，廝磨時妻耳鬢的口感像他厭惡的黑木耳，夫妻之間性的航線一旦偏離，波濤和暗流就是各自洶湧。絃外之因後他碩果僅存，出門後的他只保持最低限度的人際往來，時日一久就不會緊張，沒有感覺，有些情緒結成小石塊，在他體內不斷往下沉，撲通撲通；一些情緒飄忽如棉絮，在水面上沉浮，蜻蜓點水式的波紋不興。他從來不哭，淚水一向不是男人的武器或計謀；他也不怕黑，他就是黑暗，讓黑引領他匍匐行於光明。

當週他便和妻女進了教會。做禮拜時牧師談笑風生地講述著教友們信神後的改變，臺上臺下一片和樂融融。而後牧師替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受洗，尷尬的氣氛直轉而下變得莊重嚴肅，牧師覆誦著瞭然於心的禱告。「受洗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造人是為了彰顯祂的榮耀，結果人沒有彰顯神的榮耀！」「我奉主的名封住你的嘴！」「人有七原罪：驕傲、憤怒、嫉妒、貪婪、暴食、慾望、怠惰！」「鬼魔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說出名字！」「願失明的看見，跛腳的行走，癡瘋的潔淨，耳聾的聽見，死人復活，窮人聽到福

音！」耳聾的聽見。這句話鑽進他的耳膜與女兒的助聽器後，他便無心留意前方進行的任何儀式了，他內心感到一陣無端的惶惑。按照生物老師講述的達爾文的演化論定義，人類不是由猴子演化而來嗎？所以神在世界上頭與世無爭的某處翹著腿，冷眼旁觀祂創造的芸芸眾生受苦，折磨人類的同時也讓信徒歡喜讚嘆祂的慈愛？所以擁有永恆這個籌碼的祂，其實也只是被迫於像持續膨脹的宇宙般，宿命且孤獨地往邊界更遠的後方不斷延展？

行禮如儀的受洗結束後，牧師和教友寒暄一陣後，便步出門外往禮堂旁的小巷鑽去。狹路相逢，大家暗巷巧遇抽根菸。「牧師您好！我是昊昊的父親。」自介完後他覷見牧師的眼神與心跳漏跳了一拍，牧師嘴邊啣著菸，手仍停留在搜索打火機的口袋內，他今天沒有要擋火，不假思索一拳便往牧師的臉上揮去，以他搥打牆壁的力道，這張道貌岸然的臉比牆壁柔軟多了，滾落於地的香菸翻了兩圈後滑進排水溝，牧師悶哼乾咳了幾聲，一個踉蹌往身後牆頭爬滿翠綠青苔和玻璃碎片的矮牆跌仆，搗著斷裂的鼻樑和汨汨而出的鮮血，連爬帶滾往深巷內倉皇躲避。夢中他總是被追趕的對象，而今敵我易位，他快馬加鞭地狂奔，從後頭拽住牧師胡亂揮舞的手臂，掀起潔白硬挺的衣領，惶恐的牧師囁嚅著不成問句的詞語，他沒空也不想回嘴，怕髒了嘴，心跳與眼皮多跳了一拍，不由分說往牧師慘白的臉補了幾下飽滿的拳頭，冤冤相報才能了。昊昊每天罵罵噉，他長期被迫籠罩在壓抑糾結的情緒裡，依舊無法消除內心深處無以名之的歉疚，眼前有個唾手可得發洩出口，睚眦俱裂的他要連本帶利討回，對命運的問號跑到牧師那邊去了。牧師滿臉混雜著狐疑與驚恐的表情，胳膊護頭瑟縮在牆角發抖，他猛踹兩腳後啞了牧師一臉口水。他不渴求任何賜福或恩典，拿人手短，手伸長，把糖砸回去。

沒有英雄沒有王牌沒有救世主，且幸運地免於旱災和恐怖攻擊的我們，活在一種比想像中更為貧乏的當下，等綠燈等闖黃燈等紅燈右轉，繞過強迫推銷繞過道路施工繞過老舊冷氣落下的滴水。等不及如廁的妻推門

出來，一股鬱積的悶氣宣洩而出後他便牽起女兒離開教會。他沒有錯，對加害者的寬容即是對受害者的二度傷害，妻是這樁犯罪的共犯嗎？他暗忖該對妻坦承抑或隱瞞，但沒有身歷其境，如何憐憫，缺少悲憫，感同身受都顯多餘。川流不息的車輛從兩人身旁呼嘯而過，他低頭看著女兒，她的眼睛彷彿看不到盡頭的隧道，黑暗裡沒有光，裡頭沒有車輛與拐彎，他依稀從地球上瞄到自身志志的倒影。父與女，不可逆的血緣和羈絆，夫妻能分飛，情侶會訣別，親族少往來，唯子嗣無法切割，他和她往後要唇齒相依了，誰跟他同悲共喜。返家時巧遇四樓的李太太，告誡他女兒夜半的哭聲會干擾她的睡眠，他領首無語便逕自上樓，人與人間實在沒必要緊密往來，如果人際的齒輪會卡住彼此，與其推擠或試探不如就彼此離遠一點。

進門後他把鑰匙放在玄關櫃上的小盤，旁邊女兒滿月時一家三口的合照映入眼簾，他笑得意氣風發，妻與女兒強顏歡笑，當年微笑的表情似乎在譏嘲一家命運多舛，表情都固執地稚嫩到現在。他和女兒併坐在沙發上，周圍是他胼手胝足拚搏來的心血，有人譴責漫長的生活是種吞噬，他卻不以為然，認為這不失為一種庇護，他花費諸多寶貴時間才鋪好這條安穩的軌道，過了某個階段的年紀後，人們便會感謝規律帶來的安定。他一身疲憊好想沖個澡，進廁所前他警覺地瞄了女兒一眼，這是她做噩夢後兩人首次共浴，她毫無任何掙扎的排斥或警戒，方牽女兒步入廁所。她一臉旁若無人的神色，慣常自行脫掉衣褲，扭開水龍頭，他望著嘩啦啦的熱水傾洩而出，脫衣時眼皮順著摩挲過的領口多跳了一下，他命令她張嘴吐舌，只見赭紅一片不見舌苔孳生，他解扣脫褲，並卸下女兒剛配戴不久的新助聽器，她表情愉悅透出天真的笑靨，像頭不畏世事且無傷無痛的初生之犢。他胸腔一股滿溢欲裂的忿恨如洩氣的氣球般漸次消退，廁門虛掩，他從不緊閉身邊的門扉，與陌生人共處在密閉空間的緊迫如芒刺在背，他總想逃離卻無法衝破無邊無際的焦慮並被情緒的黑洞牽引吞沒。他從門隙向外窺視，門外毫無人影，遂按壓瓶罐壓頭，孔內瞬間噴出過量的沐浴乳。他早晚都洗澡，仔細刷洗身上每

個殘留過往的皮肉與夾縫，卻除不去被狎弄的臀部被吮吸的胯下之間的不潔與不快，搓掉的是污垢與誣賴，總有某個瞬間比任何時刻都了悟，心思澄澈，不用任何解釋，誰都不必告解。他怒吼一聲雙膝一跪哽咽一嚥定力一拳，五味交雜著百感，分不清是慶幸還是憾恨，祂從牧師口中聽見父女倆聽不見的祈禱了，他會替自身的罪孽向祂懺悔，並感念祂手下留情的赦免。樹倒猢猻散，妻女是猢猻，他沒有倒，勉強能與命運平起平坐，他將逐年增生厚實的樹皮與年輪，他不能倒。

女兒聽不到他吶喊和搥牆的聲音，背對他把玩著鮮黃色的浮水小鴨，潔白的身軀潔淨無瑕。生住異滅皆是過眼雲煙，捱過飄搖的風雨後終會抵達彼岸，他會竭力將她從亂中無序的浮世隔開，一如琥珀裡不受驚擾的蚊蟲蟻蠍，永恆凝結在樹脂裡抱殘守缺。但他淺薄的覺悟能過渡他與她的悲涼身世嗎？凡事只待因緣不得強求，世間道阻且長，重點是他再也不是懵懂無知的孩童了。他微抖的手擠出牙膏，站立在女兒身旁張嘴刷牙，鏡內堅硬筆直的牙刷在他口中裡外進出，刷舌頭時他常拿捏不準力道，有時過度用力會下意識嘔出胃酸，偶爾刷得表皮破洞或滲血，一口腔刷除不淨的病菌與菜渣，囡仔人有耳無嘴，他多不想擁有這張曾口齒生精的嘴，只想當個對自己和無常反覆說謊的啞巴。他永遠記得第一次吃山藥時，放進嘴裡咀嚼三兩下後他便拔腿衝進廁所，那被他刻意淡忘卻深埋在腦海中，既模糊又熟悉的黏稠記憶立馬湧現，他癱坐在地磚上環抱著馬桶，不可遏抑地嘔吐，吐出尚未消化的食物渣滓吐出流年不順與封存事端吐出他的大破後何來大立。難怪他的舌苔總是這麼多，怎麼刷也刷不乾淨。

作者介紹

魏執揚

樂癡、書蟲、影迷、食客、局外人。

評審意見

范銘如

這篇小說開頭以中年男性的口吻敘述生活的疲憊與婚姻的倦怠，然而隨著篇幅慢慢開展，讀者卻會發現它更大的企圖是想談論傷殘、性侵與宗教這三個沉重龐大的議題。一篇短篇小說想涵納這麼多這麼廣的面向並非易事，一來注定只能點到為止流於浮面，二來也不無為文造境的刻意，但作者運用了很細膩的日常生活刻畫賦予故事生動立體的血肉，不至於徒有議題掛帥的生硬感。敘述者壓抑沉默的表述方式合理地讓許多關鍵情節留白，既避免露骨或駁雜的描述，也與受害者的心境處境巧妙扣合。不過，敘述文字的使用上可以再潤飾些，過度過密的修辭看起來較不自然，反而更會凸顯小說的作態。